

門戶開放政策形成的再探討

• 鄭翔貴

一般認為，門戶開放政策是美國為謀求在華商業利益與對華影響而提出的；也有學者認為它是英國為保護其在華商業利益、協調列強在華衝突而形成的一種實惠政策^①。但整體而論，學界對此議題的反應比較冷淡。本文擬通過對新、舊史料的爬梳，為進一步敘述與正誤影響近代中國變遷至深的門戶開放政策提供線索。

一 列強攫取在華利益的兩種策略

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中國國際地位急轉直下。英、法、俄、德諸國競相謀求在華商業利益與其他特權，美國也開始將其觸角伸向遠東。在這種形勢下，中國面臨被蠶食瓜分、喪權辱國、利源外流的局面；避免被瓜分與謀求統一獨立富強，就成了清朝當務之急。對列強而言，在華謀利的策略可粗分為兩種。佔有商業優勢的英國，主要是保持既有的優勢，並致力於擴大其貿易範圍；其他列強則力圖削弱英國的地位，增加自己在華的貿易份額，追逐貸款、路礦等其他特權。為此，各國紛紛在華攫取勢力範圍、港口和租界地，並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趨勢。一種是英、美、德等商業強國，特別是英國，企圖利用條約權利，維持「機會均等」的公平競爭，反對各國排他性獨佔，倡導保持中國領土完整，致力慫恿各國衝破中國國內各種束縛來增加貿易機會，但不反對各國在某一地區擁有優勢，只要該地商業開放。另一種是俄、法等商業競爭力相對較弱的國家，她們更加傾向於劃分勢力範圍，在勢力範圍內，本國享有優惠的商業

* 本文得到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樂正教授的大力幫助，在英文學術史回顧及語義上得到美國康奈爾大學 Emily Hill 博士的合作，在此一併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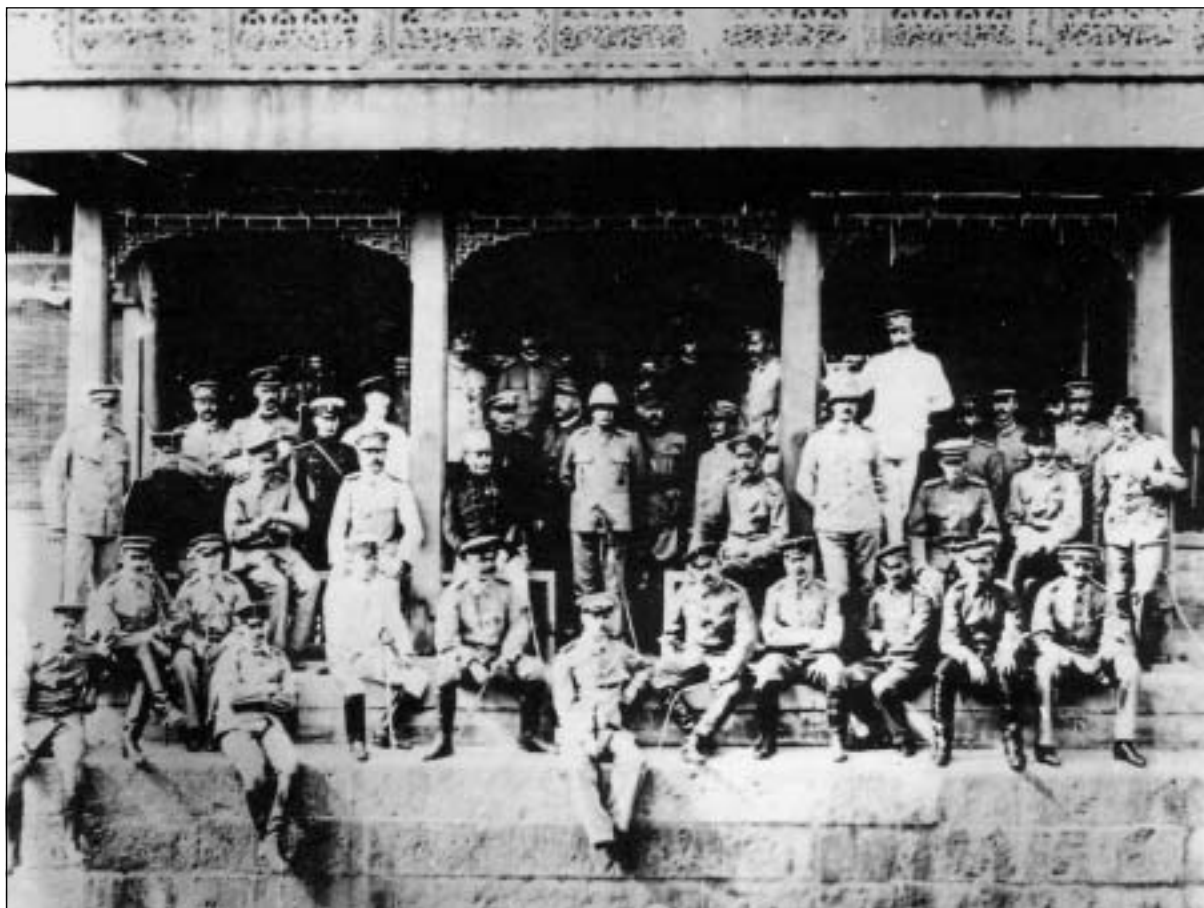
政策以及築路開礦等權利。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集團自知僅靠本身力量是無法保衛領土完整和發展民族經濟的，因此在外交上繼續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傾向於以英國為首的門戶開放政策，希圖藉此力挽危局。

眾所周知，英國是當時的遠東商業霸主，操縱了80%的對華貿易。1890年代，這種優勢受到俄、法、日等國的挑戰。甲午戰爭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日本的欲壑；俄國在興建西伯利亞鐵路後，希圖控制中國的陸路貿易，以與英國控制的海上貿易相抗衡，此外還想在華北享受特別的優惠政策，佔據一個不凍港作為遠東據點；法國控制越南、柬埔寨、老撾之後，要求在中國雲南、兩廣享受貿易優惠，復蘇其日益衰落的對華貿易。俄、法傾向於尋求一種排他性的領土控制方式，與英國謀求公平競爭的自由貿易政策相背。英國外交大臣克拉蘭頓說：英國的目標僅僅是確保整個中國向外國貿易開放，所有國家都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參與這一貿易^②。

對列強而言，在華謀利的策略可粗分為兩種。佔有商業優勢的英國，主要是保持既有的優勢，並致力於擴大其貿易範圍；其他列強則力圖削弱英國的地位，增加自己在華的貿易份額。

二 英國主導對華三原則及法俄挑戰

以英國為首的條約口岸體系所體現的「機會均等、利益均沾」思想，始於〈虎門條約〉，後經1858年的〈天津條約〉重新確認，從而成了列強在華共同合作的基礎。英國一向密切關注遠東事務，詳察各國意圖是否與英國相同^③。英國



把「力保中國自主」視為第一要事^④，主張設法「保全中國、振興商務、輯睦眾邦」^⑤。英國意識到列強擴張可能導致中國疆土四分五裂而帶來危害，她曾警告說：中國各地，包括東三省，「不論寸土一民，皆不許人蠶食」^⑥，中國應「全境通商，均沾其利」^⑦。1898年3月，寇松闡述了英國對華政策的三項原則：一、維持中國的完整和獨立；二、自由貿易；三、保持英國在華的條約權利^⑧。

法國在華南對英國的政策發起了挑戰，希望在中國南部樹立權威以與「俄人南北，互通聲息」^⑨。但法國在法紹達衝突中認識到：當德國在旁虎視眈眈時，任何與英國的對抗都是徒勞無功的。1898年8月，法國保證在華南取得的任何商業或鐵路租讓權均與英國共享，英國從而保住了自己的基地。

俄國的擴張令英國頗感棘手，於是英國開始積極地尋求別國的合作。張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 建議趁俄、法之事將成未成之際，「亟與美利堅、德意志、日本三國訂立互相維持之約，而與俄羅斯、法蘭西二國和衷商訂，共視中華全境為各國公利之地」^⑩。1897年，英國建議與美國聯盟，共同「敵俄」^⑪，並在歐洲諸國中獨持異議，支持美國侵犯西班牙屬地^⑫。1898年7月30日，更在倫敦成立了英美聯合會^⑬。英國的建議馬上得到美國支持。當時美國在華商務前景已緊隨英國^⑭，美國商界在紐約組織了美英聯合會以示支持^⑮。美國輿論界則紛紛主張「兩國速聯合，以抵俄人」^⑯。美國政府因美西戰事需要英國支持，就加拿大爭議與英國簽訂了和約^⑰，但此時美西戰爭箭在弦上，美國尚無暇顧及在華的具體事務，因此，除了口頭上肯定英國的建議外，並未有多少具體行動^⑱，僅只通過駐英公使田貝表示：利益均沾，我美在華商務已十分自便，沒有必要獲得一通商口岸^⑲。英國要求各國在華門戶開放、利益一體均沾的建議，馬上得到了日本的支持，日本駐英公使矢野說：「英人所見甚公，敝政府當援以為例。」^⑳德國是當時新興的工業國家，對世界商品市場的攻勢咄咄逼人，可是她在中國的利益不大，而在山東的優勢也須假以時日才能見效。德國在山東的行動曾引起英國的誤解，雖然它的目的是把膠州變成一個商業據點，促進山東貿易^㉑。不過英國不久認識到德國此舉與俄、法不同，德國是站在捍衛自由貿易政策一邊的。所以英國建議一提，德國外相就表示：「英人在中國東方作為，深合德人之意，我德人務協力相助。」^㉒1898年9月，英德還簽訂〈赫爾戈蘭·桑給巴爾條約〉，協調在非洲的殖民活動。相對弱小的意大利，自知無力在海上與英國作對，也馬上表明自己「願與英國合力經商，同沾亞東利益」^㉓。意大利在三門灣開關條約口岸，擴大在華貿易之舉，也得到了英國的支持^㉔。英國的「門戶開放、一體均沾」建議得到了上述各國的響應與配合，而這種配合本身的商業色彩，往往多於政治的考量。英國指出互助之盟，「必以通商二字冠其先，非聯盟互助比也」^㉕。

1897年12月23日，英國聲明其在華的最大利益在於在一切地方進行無限制的貿易，它應該盡可能地阻止建立勢力範圍 (Sphere of Predominance) ^㉖。英國從來沒有承認過勢力範圍，也從來沒有否定過利益範圍^㉗，只要列強不侵犯任何現存的條約權利或損害中國的領土完整，英國就不會反對她們在中國形成優勢範圍 (Sphere of Influence)。當俄國在北方步步進逼，佔據港口時，索爾伯利茲

以英國為首的條約口岸體系所體現的是「機會均等、利益均沾」思想；法國則希望在中國南部樹立權威以與「俄人南北，互通聲息」，挑戰英國的政策。

(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al-Cecil Salisbury) 首相說：英國只關心俄國的優勢範圍是否對英國貿易開放^②。如果各國在華只是爭奪商業利益，英國並無不滿；她甚至歡迎各國採取措施，迫使中國開放更多的條約口岸、取消更多的貿易壁壘^③。英國對德開膠州、意開三門的溫和反應就是明證。英國自身也通過獲得晉豫礦產讓與權和山海關至牛莊的鐵路貸款來經營在華北的優勢；為了抵銷俄國在旅大的地位，英國還租借了威海衛。法國獲得雲南兩廣路礦的讓與權、比利時與美國分別獲得蘆漢鐵路和粵漢鐵路的修築權等利益優勢，都沒有違背門戶開放下的優勢範圍政策。

俄國的行動令英國難以招架。俄國認為中國華北各省(包括整個滿州、直隸省和中國土耳其斯坦)都是她的活動範圍，不允許有任何他國的政治勢力存在^④。英國只同意俄國在門戶開放條件下形成商業優勢，獲得優勢範圍，這是俄國不能接受的。俄國希望建立勢力範圍，並在此範圍內享有商業與政治上的優越條件^⑤。很明顯的，英國對俄國控制的陸路貿易鞭長莫及，以致她無法有效阻止俄國的勢力擴張。但是，作為俄國盟友的法國無法在華南有力的呼應俄國，她也無力在海上與英國競爭，因為到了1899年，英國仍佔有世界商船總噸位的51.14%^⑥。反觀英國，由於有美、德、日、意等國在外交上的支持，使其推行的優勢範圍政策得以落實，美國還聲明：中國利益，乃不容一國獨佔^⑦。甲午以來，中國南方出口貨品只有絲、茶兩大宗，商務日漸減色；北方出口雜貨則種類繁多，有增無減，因此，英國認為華北於「商利甚緊要」^⑧。

三 英俄簽協定，中英關係陷低潮

1898年初，以張伯倫為首的強硬派促成政府警告俄國：為保持門戶開放，英國將不惜訴諸武力。1899年4月9日，英俄聯合聲明「互泯爭端……合保中國全體及自全」。但這不過是英俄在中國激烈爭奪、暫時妥協的產物。

為了暢通無阻地自由貿易，英國呼籲達成一項英俄諒解，但俄國置若罔聞。1898年初，以張伯倫為首的強硬派促成政府警告俄國：為保持門戶開放，英國將不惜訴諸武力^⑨。面對英國的強大壓力，俄國意識到僅靠外交辭令的搪塞已無濟於事，被迫來到談判桌與英國共商大局。

1899年4月9日，英俄聯合聲明「互泯爭端……合保中國全體及自全」^⑩。4月28日，英、俄以換文的形式達成一項協定，至此，英國的門戶開放、利益均沾及優勢範圍政策得到俄國承認。美國認為英俄協定的第一特點在於使各國在華「通商惠工、毫無阻滯」^⑪。但這個條約實際上無損英國已形成的優勢範圍和俄國已取得的勢力範圍，它不過是英俄在中國激烈爭奪、暫時妥協的產物。英俄協定出籠，標誌 由英國倡導，受美、德等商業強國擁護的門戶開放政策原則上得到列強的承認，英國在遠東的優勢地位再次得到肯定。英國亦以為「他國亦同信此洞關重局之善法」，並為此歡呼雀躍，認為藉此可消「萬國妒忌爭勝之心，保全商局，又可使華地速興」^⑫。

中國在這次盤根錯節的交涉中，基本上是站在英國一邊的。1896年〈中俄密約〉昭揭了俄國的無限貪婪，光緒帝對此大為震怒^⑬，李鴻章聯俄制日的外交策略遭到嚴重挫折。張之洞、李秉衡(山東巡撫)等也上奏：〈中俄密約〉，中國受

制太甚，請改議^④。傳媒界還連篇累牘地譯刊列強瓜分中國的言論，刺激清廷採取救亡圖存的措施^⑤。但清廷明白，如欲避免瓜分，「須與他國聯盟，方能有濟」^⑥，於是開始與英、美、日諸國密商救時之策。由於英國鼓吹中國領土完整和貿易開放以維持中國現狀，很快成了清朝的首選外交盟友。1898年初，李鴻章表示：「我朝所以保持中國疆土，無非欲逐漸整頓，大開門戶，與各國通商貿易耳。」^⑦不久，中國駐英公使羅豐祿在倫敦商業大會上說：「今之時局日更，各國貪戀土田，爭思染指，獨幸貴國志在通商，推廣中英商務，則「獲其益者，良非淺解也」。他更褒揚英國為識時務之俊傑^⑧。清朝尋求外援的首要目的是「保各國之助我拒俄」^⑨，這成了中、英交密的強力黏合劑。聯英不但是中央的策略，它還是地方的策略。面對「洋人脅求無厭，中國疆土瓜分」，福建道監察御史文悌上書朝廷，奏請清廷不要「坐視危亡」，盡速「聯英拒俄」。為促成中英聯合，他慨然表示不惜因此為國捐軀^⑩。美、日兩國也在道義上支持中國。美國曾表示「頗有愛惜中國之意」^⑪，實際上成了英日同盟「一個不聲不響、不具名的伙伴」^⑫；日本主張對中國「不可要索太過，須使維持中國今日之時局」^⑬。清廷在積弱日甚，面臨各國吞噬的情況下，除了接受門戶開放、忍受利源外流外，實很難找到有效維護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的辦法。在英國的支持下，總理衙門曾表示：「無論何國索地，概不再讓」^⑭。清廷容許對外門戶開放、利益均沾，並不意味 她對此全盤接受。清廷對優勢範圍政策特別是路礦讓與權持保留態度，因為任何政府都不會心甘情願地出讓本國利源。

英國以為一紙英俄協定，就可以開通中國商務，並藉此保護中國對外門戶開放的現狀。實際上，英俄協定帶來的不是和平與協作，而是爭吵。清政府清楚認識到這項協定的嚴重意義，李鴻章也看出這意味 對中國的瓜分^⑮。清廷鄭重聲明：「揚子江一帶、長城以北，乃中國土地，權在自主。」^⑯

英俄協定使美、德、法諸國輿論大譁。他們認為受了英俄的愚弄，把它與掀起第二次瓜分非洲狂潮的1884年柏林會議相提並論，是刺激列強瓜分中國欲望的協定。紐約風傳各大國可能「派出大臣會商地球全圖，或仿前在德柏林瓜分非洲故事，預將華地隸各國，而一一改圖染色」^⑰。法國有人認為「中國如昔日之非洲，各國皆注目焉……且華地之美於非地者，不知凡幾」，主張把各種在華利益先吞入腹中，擴大在華勢力；並援德、英之例，在華北沿海「得一地以匡扶北京使署」^⑱，叫囂「中國已可分也……分中國者，誠易易也」^⑲。這些輿論沒有轉化為各國政府的言行，英、俄自不待言；美國表示「於中國通門之善法視為無礙」；德國則與美國「同心」^⑳；法國因越南「食而未化」，不能再「誘而貪地」^㉑，主張維持中國「於各國交通而華門不閉一扇」^㉒。但是在西方社會，輿論的力量畢竟能左右政府所欲推行之政策。

英、美雖積極維持中國現狀，中國也需要尋求外援，但在此前後發生的幾件事情使中、英關係陷入了低潮^㉓。一是英國為康有為提供政治庇護，並指使駐華公使賽納樂對北京通緝康有為一事提出抗議；二是英國對清廷囚禁曾經負責給與外國讓與權的官員，特別是豫本公司總裁吳式釗，表示強烈反對，此舉引起清廷的敵意；三是英國政府阻止廢黜被幽禁的光緒皇帝，這也引起西太后的不滿。

1896年〈中俄密約〉昭揭了俄國的無限貪婪，傳媒界連篇累牘地譯登瓜分中國的言論，刺激清廷採取救亡圖存的措施。由於英國鼓吹中國領土完整和貿易開放以維持中國現狀，很快成了清朝的首選外交盟友。

英俄協定使美、德、法諸國輿論大譁。他們認為受了英俄的愚弄，把它與掀起第二次瓜分非洲狂潮的1884年柏林會議相提並論，是刺激列強瓜分中國欲望的協定。

四 後來者居上，美國促成門戶開放政策

與英國相比，中美關係則一直處於良好狀態。伍廷芳認為：「在所有國家中，中國最信任的是美國」^⑥，他奏請清廷「借材異地，當以美國為宜」，因為其他大國「惟啟釁是務」^⑦，而美國則連一個在華商業據點都沒有。這為美國將英國策劃的門戶開放政策以照會的形式再次通知各國開啟了契機。

美國在美西戰爭時對遠東事務採取超然的態度。戰爭結束後，美國商人追逐遠東利潤的欲望大大增加。1899年5月，一位美亞通商會會員建議美國「亟宜洞關其重扃，毋任閉一扇之商門」，並與英國或日本聯合行動^⑧。美國總統麥金萊 (William McKinley) 也認為在華工商事務大可擴充，並派遣代表團專程赴中國查探商務^⑨。分割的中國顯然會損害美國的貿易，因此美國棉業商人力促政府重申門戶開放的堅定立場；美西戰爭後一年內，美國輸華棉布由11,500萬碼激增至22,100萬碼^⑩。

清朝擔心列強再次提出租界或優勢範圍等要求，故密切注意美國和歐洲政局的發展，因為「北京恐怕美國的行動是最後的表示——支持或反對——決定中國的命運」^⑪。伍廷芳說：「保持『門戶開放』正符合她〔中國〕的政策」^⑫，「事實上，中國在國內與外國人簽訂的條約，在許多方面比國際慣例所要求的優惠範圍還要大」^⑬。所以，一

如伍廷芳所見，重申門戶開放對中國並沒有實質的損害；相反，中國還可以要求「享有與其他國家同等的待遇」^⑭。這個政策對美國的意義尤其重大，她可為中國提供緊缺的資金和技術，而中國又能向美國提供急需的市場，兩國經濟存在密切的互補關係。伍廷芳擔心門戶開放政策失敗，為此他在1899年8月親自拜訪美國國務卿海約翰 (John Milton Hay)，請求美國在「精神上支持中國為保持領土完整奮鬥……警告各國不要再侵犯中國的領土」^⑮。此外，傳教士李提摩太也向英國執政當局及海約翰建議，

圖為當時掌管全中國海關事務的赫德。



對華實行門戶開放政策，「先訂不佔華地，不侵華權之約」^㉔。

美國政府其實不願中國淪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但由於美國對中國事務比較陌生，除了聲明「美國之對清政策，在不欲中國之瓜分耳」之外^㉕，始終提不出具體的方案，最後更走上與英、德、日合作的道路。英國一直誘使美國共同切實推行門戶開放政策，美西戰爭結束後，英國加緊活動。英海軍大將貝思福曾致信海約翰，切盼「有關在華門戶開放的商業同盟，能夠變成既成事實」^㉖。不久，貝思福著成《保華全書》，詳細闡釋保持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的基本內容和重要意義。一時之間，《保華全書》被西方商業強國視為指導在華政策的圭臬，「不但英人快於先睹，即歐洲各國及異洲之國，亦無不樂持明鏡，藉指迷津」^㉗。1899年6月，該書被譯成中文。與此同時，曾在當時主管中國全國海關事務的赫德 (Robert Hart) 手下任第二把手的賀璧理，與海約翰的對華事務顧問柔克義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打上了交道。通過柔克義，賀璧理力促美國盡其所能實行門戶開放，「於是海約翰決定採取一個有助於正在迅速關閉的中國市場、確保美國商業利益的勇敢行動」^㉘。1899年8月17日，賀璧理在致柔克義的信函中擬出具體的美國對華政策方案。後來柔克義據此起草了一個照會，其核心的三點方案，幾乎一字不改地來自賀璧理的函件^㉙。這個照會，海約翰並未參加起草，而是「他的助手不看現貨就在那年夏天從華盛頓附近一個英國人手裏買來的」^㉚。所以，美國也承認：「美志猶英志也」，美國「惟以英之志為志，而不願易其故步也」^㉛。可見，美國在策劃門戶開放照會上並沒有甚麼新內容，只不過是在英國導演下的鸚鵡學舌而已。

美國切盼中國門戶開放、利益均沾，但由於國內孤立主義抬頭，故不急於「強預華事」^㉜；加上俄國態度曖昧，美國更不敢冒然行動。俄國根據中東鐵路合同取得的減稅和自定運價的特權，使她在滿洲擁有絕對的勢力。如果美國與某國聯合，公開挑戰各國在華的特權，那就可能遭到俄國激烈反對，所以美國慎言慎行，並不積極採取可能「自縛其足」的措施^㉝。這時，伍廷芳再次表示：「中國甚願見美國不願分華之意，中朝亦甚願助美以推廣商途耳。」^㉞俄國在遠東的外交上比較孤立，而且美國溫和的門戶開放也難以動搖俄國在滿洲的強大優勢，因而基本上持觀望態度。原俄駐華公使喀西呢轉任駐美公使後表示：「俄甚願保華以洞關重門，並願美國在華之同沾商利耳」^㉟。美國商界再次稟告議院：中國地大人多，是堆積如山的美貨之最佳市場；南方諸邦的棉花業主更急於到中國擴大比在英國更為豐厚的利藪^㊱。美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於1899年9月到12月逐步提出門戶開放政策照會的，照會所要求的貿易平等，並沒有把投資包括在內。由於美國「無欲得中國土地事」，伍廷芳認為此事「實於中國有益」^㊲，並感謝美國，表示「當達總署藉銘盛情」^㊳。清政府希圖推行門戶開放政策的努力，還體現在1899年12月所簽訂的〈中墨通商條約〉中。在這個條約裏，中國首次獲得了對等的最惠國待遇^㊴。

美國的照會得到了英國和德國、日本、意大利的支持，俄國也原則上接受。1900年，海約翰又發出第二次照會，表明「美國政府的政策在於謀求維持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㊵。美國開始以更加積極的姿態關注亞洲事務。但是，美國並不像當年英國為促使俄國接受門戶開放政策而不惜訴諸武力虛聲恫嚇；

美國在策劃門戶開放照會上並沒有甚麼新內容，只不過是在英國導演下的鸚鵡學舌而已。美國也承認：「美志猶英志也」。美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先後於1899年、1900年兩次發出照會，促成門戶開放政策。

相反，美國要求門戶開放「卻決不為此而武鬥」^⑦，她甚至不擬在遠東單獨或與其他國家聯合發表對他國有敵意的聲明去保證「中國的完整」^⑧。當時，美國政府並不想為實現門戶開放政策而採取任何實際措施。

綜上所述，門戶開放政策是在十九世紀末由老牌工商業強國英國所倡導的，並得到新興工商業強國美國、德國和日本響應的貿易政策。他們認為只要門戶開放，就能獲得更多的利潤，從而擴大自己的優勢；除此以外，他們亦視市場競爭是增強自己在華商業地位的有效途徑。法國除了接受門戶開放外，沒有多少回旋餘地。俄國原則上接受此項政策，同時又憑藉陸上地緣優勢攫取勢力範圍。清朝面對瓜分豆剖，外交日形捉襟見肘，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也傾向維持門戶開放，以作為挽救時局的一種權宜之策；然而各國在華享有的路礦讓與權等優勢特權，始終是清廷所不能接受的。以1899年4月英俄協定為界，十九世紀末的門戶開放實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而這兩個階段的門戶開放政策實質上是一致的，只是在第二階段，美國與中國顯得更加積極。

門戶開放不能掩藏各國貪婪的目的，也不能泯滅列強瓜分中國的欲望，它是一種暫時的外交態勢。門戶開放也不能挽救中國危局，反而萌生出更慘烈的危機。在1899年就有人指出：門戶開放使中國「直介乎水火之間，又如磨石之中，艱難萬狀」^⑨。

註釋

- ①⑦ 曾志：〈英國與門戶開放政策的提出〉，《社會科學戰線》，1993年，第5期，頁177-84。
- ② 《英國藍皮書》，第33卷，頁6。
- ③④⑥⑦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 《萬國公報》，第28冊，頁17843；17566；17714；17583；17571；17708；17505；17508；17714；17841；17715；17775。
- ⑤⑫⑬⑭ 《西國近事匯編》，戊戌夏季，頁3；41；11；8。
- ⑧ 約瑟夫：《列強對華外交》（商務印書館，1962），頁251。
- ⑨ 〈法人要素中國〉，《時務報》，第60冊。
-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 《萬國公報》，第29冊，頁18504；18449；18569；18582；18583；18571；18453。
- ① 《西國近事匯編》，戊戌春季，頁62。
- ⑬⑮ 《西國近事匯編》，戊戌秋季，頁30；7。
- ⑭ 〈美國商務日盛〉，《申報》，1899年9月17日。
- ⑯ 《西國近事匯編》，戊戌春季，頁62、戊戌夏季，頁14、《萬國公報》，第28冊，頁17778。
- ⑰ John E. Schrecker: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74.
- ⑲⑳㉑ 《西國近事匯編》，戊戌冬季，頁35；28；57。
- ㉒ 〈英大臣籌華語略〉，《萬國公報》，第29冊，頁18512。
- ㉓⑲⑳㉑㉒ 楊國倫(Leonard Kenneth Young)：《英國對華政策——1895-190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頁54；95；58；114；102。
- ㉓ 安德魯·馬洛澤莫夫：《俄國的遠東政策：1881-1904》（商務印書館，1977），頁117。

- ① Jack Gray: *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 China From 1800s to the 1890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21.
- ② 《申報》，1899年9月6日。
- ③④⑤⑥ 《西國近事匯編》，己亥冬季，頁16；26、39；40。
- ⑦ 楊國倫前揭書，頁64；《萬國公報》，第29冊，頁18505。
- ⑧⑨ 丁名楠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32、87。
- ⑩ 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卷12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頁14-20。
- ⑪ 如《時務報》、《新聞報》等。《時務報》，第52冊〈論各國東方用意所在〉等為代表文。
- ⑫ 文悌：〈請捐軀拒俄聯英疏〉，《萬國公報》，第28冊，頁17828。
- ⑬ 馬士·宓亨利：《遠東國際關係史》，下冊（商務印書館，1975），頁494。
- ⑭ 同註⑩書，第138卷，頁25。
- ⑮⑯⑰ 〈美國保華實證〉，《萬國公報》，第30冊，頁19246。
- ⑱⑲⑳㉑ 〈法國待華新論〉，《萬國公報》，第30冊，頁19247；19247；19247；19248。
- ㉒㉓㉔ 伍廷芳：〈中美互惠互利〉，載丁賢俊、喻作鳳編：《伍廷芳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92；89；87。
- ㉕ 伍廷芳：〈奏為清廷借材異地當以美國為宜片〉，同註⑩書，頁50-51。
- ㉖ 〈美國預籌東下電文〉，《萬國公報》，第29冊，頁18516。
- ㉗ 塞繆爾·莫里森(Samuel E. Morison)等著：《美利堅共和國的成長》，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頁338；《西國近事匯編》，己亥冬季，頁65。
- ㉘㉙ 張雲樵：《伍廷芳與清末政治改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344；344-45。
- ㉚ 伍廷芳：〈中國和西方的關係〉，同註⑩書，頁71。
- ㉛ 《萬國公報》，第32冊，頁19984。
- ㉜ 萬異：〈1894-1900年美國在華之政策〉，《外交月報》，第2卷，第3期。
- ㉝㉞ 林樂知：〈英國貝思福大臣保華全書跋〉，《萬國公報》，第30冊，頁18891；18893。
- ㉟ 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美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頁29。
- ㊱㊲㊳㊴ 〈美定匡華之策〉，《萬國公報》，第30冊，頁19048。
- ㊵ 《美定匡華之策》，丁名楠前揭書，頁57。
- ㊶ 〈美人志大言大〉，《萬國公報》，第30冊，頁19246。
- ㊷ 伍廷芳：〈奏美國現在謀議情形附陳政見摺〉，同註⑩書，頁65。
- ㊸ 參見《光緒條約》，卷55，〈中墨通商條約〉（台北：文海出版社），頁1781-1809。
- ㊹ 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3, volume 8 (Wilmington, Delawar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81), p. 100.
- ㊺ 莫里森前揭書，頁341。
- ㊻ Raymond A. Esthus: *Theodore Roosevelt and Japan*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6), p. 8; Alfred L.P. Dennis: *Adventures in American Diplomacy, 1896-1906* (New York: Dutton, 1928), p. 242.

鄭翔貴 碩士，1969年生。曾在《近代史研究》、《出版史研究》等期刊發表論文，著有《大眾傳媒與國際瞭望》。現任職於廣州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